

有琴一张

资中筠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有琴一张

资中筠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琴一张 / 资中筠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200-12924-3

I. ①有… II. ①资… III. ①音乐—文集 IV.
①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368 号

有琴一张

YOU QIN YI ZHANG

资中筠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82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924-3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作者在家中钢琴前

序言

时代与个体：琴声中的二部复调

杨燕迪

《有琴一张》实际上是资中筠先生的音乐自传，亲切生动，别具一格。熟悉资先生的朋友和读者大多知晓资先生的钢琴演奏造诣，而听资先生将自己的生涯经历从学习和弹奏钢琴的特殊角度娓娓道来，当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惊喜！2013年6月，我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现场聆听资先生的钢琴演奏会，目睹这位年逾八旬、风度翩翩的知识大家在琴键上的流利、稳健、自如，当时的惊讶与赞叹直至今日仍记忆犹新。这本小传，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资先生的琴艺风范来自何处。但在我看来，它更有兴味的价值在于让读者观察到，资先生作为一名知识人兼钢琴爱好者，如何通过和钢琴这件独特乐器的复杂交往和互动，经历中国现当代几十年来的社会心理变化，并经验

个体命运在其中的沉浮变迁。

或许可以将资先生的音乐经历比作琴声中的二部复调——所谓“复调”，原是音乐中的技术术语，顾名思义，意味着复合、重叠的曲调，同时运行的不仅有高声部的旋律，还有其他多个并行不悖、同等重要的线条。如果说资先生的个体经历是那支飘在上方的如歌旋律，则处于这条高音旋律下方、具有基础地位的就是更为浑厚、更具分量的低音声部——那是时代、社会的风潮，负载着所有的个体，向前、迂回、转折、再向前……

资先生习琴、演奏、上台、参赛等，属于正业之外的“业余爱好”。或许因为钢琴这件乐器的西方异域出身，资先生的音乐经历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在汲取外来影响与保持自我身份之间进行平衡的曲折路程。读到资先生正式学琴仅仅六年之后，就在1947年高中毕业前夕在天津举办一场像模像样的钢琴独奏会，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业绩——那场独奏会中有巴赫《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肖邦《黑键练习曲》、贝多芬《“悲怆”钢琴奏鸣曲》等高级程度的正规曲目，甚至还包括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完整三个乐章这样的“重磅”大餐！即便在 70 年后的今天，能够驾驭这样难度和数量的曲目，对于一个年仅 17 岁、正规习琴时间并不长的“业余”钢琴学生，这也是几近不可思议的能力！这个小小的高潮，不仅印证了习琴者的音乐天资和才能，说明那位“名不见经传”的钢琴教师——刘金定老师——施教有方，也体现出中国音乐艺术的进展和整体社会文化的进步在多年前就曾达到过的水平。

1948 年，资先生进入清华大学，这所著名大学中没有音乐系，但师生的业余音乐社团生活却非常活跃，资先生的音乐兴趣和才华在清华的“弦歌雅乐”氛围中如鱼得水，尽情施展——她不仅跟着管弦乐队排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还得到机会与乐队合作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担任独奏主角。虽然仅是第一乐章，但能有机会让乐队作为陪伴，“众星捧月”，那种激动、幸福和兴奋是可以想见的——顺便提一句，贝多芬的这部协奏曲的境界确乎不辱“皇帝”的别号，真可谓器宇轩昂，气吞山河，演奏的技术难度也极高，非专业高手不能驾驭。资先生能啃下这个“大块头”，足见她的技能和琴艺当年

已臻佳境。

进入 50 年代，资先生远离了钢琴，“乐魂冬眠”，这段经历读起来不禁令人唏嘘。倒不是有任何显在的缘由让资先生放弃了钢琴演奏，而是时代的氛围发生了改变。钢琴这件乐器在这种氛围中总有点显得不搭调，如同不协和的噪音。如资先生自己的感叹，钢琴和政治，两个领域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其实却有着秘而不宣而又确凿无误的关联。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资先生才有幸“重操旧业”，再续琴缘：大约有乐器演奏经验的读者和朋友最能体会和品味这其中的复杂况味和特别欣喜——那种“手痒”的冲动终于得到满足所带来的几乎是生理性的快意。阅读资先生讲述自己心中的音乐之魂如何苏醒，如何复活，乃至重新生长，再次勃发，我们会分外感动——二部复调中，个体的声音与时代的脉动达成协调，而时代也对个体的表达形成支持。

资先生进入晚年后经由个人努力营造出的音乐生活，几乎具有某种理想的启示意义。这是不带任何功利的音乐玩耍——弹奏钢琴的西文表述是 play piano，而 play 一词

同时具有“演奏”和“游戏”的含义。这恰是演奏乐器和从事音乐的真谛所在：借助游戏颐养身心，通过音乐滋养灵魂。听资先生说，她现在每天都练琴，乐此不疲——只是纯粹爱好，自娱自乐。所有演奏乐器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通过自己的手指和身体将音乐表达出来并塑造成型，那种乐趣和获得感真是难于为外人道。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奏乐之乐》，说的即是这种通过“身体力行”才能得到的音乐乐趣。由于演奏乐器必然有身体运动和手指操作的维度，同时又有智性认知和情绪张弛的卷入，因而“奏乐”的愉悦是被动的听赏音乐不可比拟的，也与纯粹精神性的阅读愉悦非常不同。资先生作为杰出的中国知识女性代表，因为自幼学琴得到了受益终身的精神滋养，这其间的故事不仅是励志性的掌故，更带来隽永而温暖的启迪。

资先生喜欢演奏的乐曲大都是“古典音乐”中的保留曲目和精粹小品。实际上，产出这些曲目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这些曲目却好似脱离了时代，一点也不显得“过时”，至今仍让我们徜徉其间，如痴如醉。我在想，这大概即是“古典音乐”这个范畴的特别之处吧！“古典音乐”

其实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学术术语，如果深究起来，学理问题和不确之处恐怕有很多。但是，古典音乐现已成为一个世界通行的范畴概念，它之所以存在肯定有其合理之处。我觉得，古典音乐标示着某种艺术上的理想范型——某种超越时空、永恒有效的价值创造。虽然“后现代”的当下常常否认持续恒久的稳定存在，但历久弥新的古典音乐却总在提醒我们，时代在变化，但人类的优秀精神成果却可以抵御时代的流逝。回到时代与个体的二部复调这个话题，可以认为，尽管时代决定着个体，但个体却可以通过艺术的力量而超越时代。如资先生的音乐经历所示，她在少年时代的音乐学习和钢琴演奏至老年才真正显现了全部的精神意义和心灵意涵。这不是时代的轮回，而是音乐与艺术对时代的升华和净化。

2017年5月21日

写毕于自京返沪的G21高铁列车上

前言

开始起意写有关音乐的小册子是世纪之交应扬之水女士之约，因辽宁教育出版社要出“茗边老话”丛书，入选作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我算是其中最“年轻”的（69岁），不过等书出版时也就达到“古稀”了。这套小丛书第一辑我已见到，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致可爱，不少作者都是学识、文采为我所心仪的长者。我忝列其中惶恐之余，不觉悚然心惊，真的不知老之已至了。我当时正好刚刚结束一部堪称“宏大叙事”的放言全球百年沉浮的大部头著作，喘息未定，正需要休整，何不以此换换笔？遂欣然同意。

写什么呢？顾名思义，“茗边”者，茶余饭后闲谈也，重在一个“闲”字；“老话”者，重在一个“老”字，活

了多半个世纪，总有一些积久弥醇的旧事。大半生来我与音乐断断续续的离合悲欢倒也能理出一些不算无聊的故事，我就想起写写我的音乐生活。由我来写个人的音乐生活，本来是没有资格的。这类自述之吸引读者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本专业的名家，写成长过程的故事、立业的甘苦；一是不论属于哪一界的家喻户晓的大名人，随便写什么生活花絮都有人感兴趣。而我两者都不是，是学书不成，学剑（琴）又不成的千百书生中之一员。与音乐的关系只不过是少时课余学过六年钢琴，青年时曾以乐会友，老来成为不可或缺的自娱内容，同时也以之念旧游、结新交，如此而已。其中有一些花絮、趣事以及人生的哀乐、体验，平凡得很，值得与读者分享吗？

不过那段时间生活中的偶遇常会勾起一段与音乐有关的往事。例如 1999 年 5 月访美时，碰巧参加了一名高中毕业女生的个人小提琴演奏会，不由得唤起我对自己高中毕业时的个人钢琴演奏会的回忆。那情景处处似曾相识，甚至演奏者的年龄、亲切而热烈的观众以及老师为她伴奏，都与我当年极其相似，着实令我怀旧了一番。还陆陆续续想起一些旧事，于是略加整理，追述成篇，名为《锦瑟无

端》，扉页自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音乐是与我的华年绮梦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极小开本的小册子，装帧十分精致，于2000年出版，只印了三千册，出版不久就告罄，没有再版。其中部分内容收进了后来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中的《闲情记美》卷。

2008年老伴陈乐民离我而去。我的悼亡诗中有一句，“賸得琴书不自怜”，这是无奈中的自我解脱，在漫长的独处岁月中幸得有琴、有书为伴。没有想到，自那以后，琴于我越来越重要，我的音乐生活越来越丰富。竟然参加了比赛，得了奖，还开了演奏会。受此激励，自己练琴也兴趣日增。原来就缺乏扎实的基本功，又是荒废几十年后才又捡起，笨拙的琴艺似乎还有些进步。在不同的契机中还不止一次为自己录了音，留下纪念。衰年自得，有忘年之乐。最近几年撰写回忆录时，围绕音乐生活的忆旧怀新不断涌现出来。于是接受出版社建议，在早已绝版的《锦瑟无端》小册子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内容，续成一本小书，雪泥鸿爪，以飨同好。无以名之，想起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六一”之中我得其三：书一万卷、琴一张、老翁（媪）一个，遂以《有琴一张》为名。

目
录



从玩具钢琴启蒙	001
幸遇好老师	008
个人演奏会	020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033
乐魂冬眠	048
乐魂复苏	062
大洋彼岸的琴缘	082
在上海电视台过把瘾	098
衰年余兴	105
随感二则——不算乐评	125



从玩具钢琴启蒙

我的父母都不懂音乐，只是有些喜欢。父亲在留学时曾学过小提琴，据母亲说我在襁褓中时，他有时还在我床头拉过简单的曲子，逗得我眼睛随着乐声转。但是等我记事以后，只见到家里有一个布满灰尘的提琴盒，却从未见父亲取出来拉过。母亲学过一点风琴，好像她那个时代当过教师的都学过风琴，仅此而已。所以我并不算从家庭受到过音乐熏陶，父母也没有像方今许多家长那样对孩子学乐器刻意追求。他们心目中还是“惟有读书高”，对我的识字、背古文要抓得早、抓得紧得多。我与钢琴结缘是由一架玩具琴启蒙的。

我从记事起直到上小学只有两件心爱的玩具，玩了许多年，都是父亲从国外带来的。一是一个躺下会闭眼睛，坐起来会哭一声的娃娃；还有一件就是一架放在桌上的玩

具钢琴。那是真的按音阶能弹出调子来的，尽管大约全长不到两个八度，而且黑键是画上去的。它伴随我从幼儿到少儿，百玩不厌。渐渐地把学会的或者听来的儿歌在上面试着弹出来，居然能成调。特别是上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之后，学会了“do、re、mi……”，更加入门，简单的儿童歌曲，只要会唱，就能在那架玩具琴上大致弹出来，觉得非常好玩，乐此不疲。说是“大致”弹出来，是因为那琴没有黑键，我也完全不懂钢琴的音阶，本能地就把“F”键当作“do”，也就是所有曲子都一律“F”调。所以凡是遇到简谱里的“fa”时（应弹降B黑键），音调就不对头了，我一直惑然不解，就这么凑合着弹，直到后来学了五线谱，与真钢琴对上号，才恍然大悟，记得那感觉真如喊出“尤里卡”一样。

没想到，在玩具琴上练出来的“才能”竟引出了真钢琴：在我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的一位姓王的朋友家去玩，看来他比父亲年长，我称他为“王伯伯”。他的孩子都比我大，他家有一架钢琴，是我第一次摸得着的真钢琴，兴奋之极，顾不上客气礼貌，就上去弹我会的歌。一开始没想到琴键是那么重，与玩具琴的感觉大不相

同，使好大劲才按出声来。不过好歹能把熟悉的歌弹出调来。那位王伯伯是音乐爱好者，对我这一“才能”大为赞赏。现在想来实在算不上什么，方今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学过几年琴、会弹不少名曲、技巧相当娴熟的并不鲜见。不过我是第一次摸到真琴，有些稀罕。那时父亲工作没几年，积蓄不多，买钢琴对我家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学琴也不是当务之急。只见王伯伯力促父亲买琴，让我立即开始学，说否则就耽误了，并自告奋勇愿当导购。父亲只是笑而不语，看来是敷衍他，并未被说动。谁知过了几天，忽然有几个工人抬了一架钢琴到我家，母亲骇然，说我们并未买琴，是不是弄错了。工人说没错，是“王××老爷”让送来的，定钱已付。母亲只好留下等父亲下班回来再问明白。原来是那位热心的王伯伯给挑了一架他认为物美价廉的琴——并不是送我的礼物，而是强迫我父亲买，把账单送到他办公室去了。这样我父亲就被迫提前给我买了琴。有友如此热心，又如此“强加于人”，实在难得。我是真正受惠者。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王伯伯举家迁内地，后来再无消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天津沦陷，打乱了平静的生活，